

九月下旬,安妮宝贝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。有一个暖褐色的封套和有点儿绕口的名字:素年锦时。在这本书里,她做了一次清谈,说的都是自己,好似一人在走廊日影下,竹棚撑起月白薄绢,悠悠绣上牡丹、鸳鸯、浮云,自知没什么用处,但心里愉悦。许多读者在第一时直接过这块绣好薄绢,在地铁、候车、旅行、入睡前翻阅,心中也十分欢喜。长假之前,预产期将近的安妮与记者进行了一次笔谈。涉及文字、阅读、思考、旅行、爱情、改变。长假之后,传来她产女的消息。你会很乐于了解,一个作家、一个女人在时间里慢慢美好。



安妮宝贝： 我从何处而来 又该往何处去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

每一个人最终应该拥有一种能力,那就是往内心深处探索真实、朴素和思考力的能力

《城市假日》:《素年锦时》更像是一本你写给自己的书。怎么想到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?

安妮宝贝:从《彼岸花》开始,我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小说,一本散文的节奏。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和谐的节奏,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彼此结合和补充,读者的感受也会很丰富。当然,这种节奏要针对小说和散文同时都写的作者。有些作家是只写小说,不写散文的。但我的一些读者在我的散文和小说中会有各自的钟情所在。

我把《素年锦时》当作一次清谈。是一个人在时间深处对自己的一次回顾,对自己说了一些话。我在书里,谈论了身世,家庭,童年,回忆中消失的南方,流失,生命的客观性,剥离回忆的黑暗和光亮之处,将之呈现在多年新旧读者的面前。书中另一部分内容,讨论写作和作品,涉及天分,交际,孤立,圈子,争议,价值观,读书,世相,人情,个人态度……等等。人过了一定年龄,心境落定之后,总是有些事情想要说一说的。选择在一本安静的书里,安静的时分,就可以说一说了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你在书里回忆了你的童年,少年,成长,家族,一些旧事,似一种回顾和自醒。这些对你的写

作和个体,是否意义颇大?

安妮宝贝:清谈的方式,本身就带有一种自足,散漫和真诚。因为其前提是针对自己所发生的一种回忆和自省。我写完章节的《南方》、《日影飞去》、《女童》那些部分的时候,曾经事后有想过这些文字是否过于独立和细微晦涩,因为对读者来说,那可能是无法参与的记忆经验。但后来很多读者反映是喜欢的。也许是因为这些人与事,虽然看起来很个人性,但又是带有人性普遍层面的探讨和描述。每一个人最终应该拥有一种能力,那就是往内心深处探索真实,朴素和思考力的能力,这是这本书所要传递的意思。

想写一本古代题材的小说,遥远的年代有许多美好之处

《城市假日》:小说《月棠记》里,你似乎摒弃了很多技巧性的东西,整个小说淡然,纯朴。在写作上,是否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?

安妮宝贝:《月棠记》是写得很淡然,单纯,没有动用太多技巧性。但这只针对这一篇而言,因为它是个短篇,而且本身具备一种花好月圆的通达融合之感。如果以后写新的长篇小说,依旧需要很多技巧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也有读者更喜欢你原来的暴虐、淋漓的方式,觉得现在淡了,感恩了,多了许多温情,作品

便失去了尖锐的,能雕刻在记忆里的东西。

安妮宝贝:这也只针对《月棠记》而言吧,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童话,我写这篇小说,也就是想说,只有相信童话的人,才能拥有童话。即使在新书里,尖锐的东西也还是很多的,因为我探讨了很多其他的问题,涉及到许多范围和领域里的观点、理念。如果他们需要的是情节的刺激感,那么可能是没有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你的小说一向不追求故事性。小说像散文,散文又似小说。会一直坚持这样的表达方式吗?

安妮宝贝:我在自序里引用过一句话,庄周云:“送君者皆自厓而返,君自此远矣。”很多文字,在书写的最终,但只求这样的空寥自足。文体所负载的思想和情感,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形式,不需要太明确的分类,那反而是一种束缚。所有真实自然的表达,都是不拘一格,打破界限的。它会流动,会超脱。类似一种道的理念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之后作品会涉及什么领域?有没有你一直想写但还没有动笔的作品?

安妮宝贝:我想写一本关于古代题材的小说。因为这段时期对古书和诗词的热爱,使我觉得离现在十分遥远的时代,有许多美好之处。

把自己变得美好,才能拥有美好的事情

《城市假日》:这些年,你一直在独自走路。旅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去西藏藏布大峡谷墨脱的那一次,是一次怎样的经历?

安妮宝贝:我去西藏墨脱是长久以来想要做的一件事情,就像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坚持要实现的心愿,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。但是去完之后,觉得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很多,因为这件事情带给我内心的影响,超过预料。2007年我几乎没有做任何长途旅行,就一直住在北京。生活需要一些新的状态,新的方式,新的吸收和整理。走在路上,也只是一种阶段,一种方式而已。但旅行对我来说,依旧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。我喜欢旅行,以后还会继续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你在《蔷薇岛屿》中,描述过理想的爱情和婚姻。现在是否有了变化?

安妮宝贝:有变化,在《月棠记》里,有许多关于我对爱情和婚姻的观点。我写这个小说,一个主要观点是,人只有把自己摆正了,才能做好任何事情。把自己变得美好,才能拥有美好的事情。

我还是很喜欢吃海鲜的,不算严格的素食

《城市假日》:(你的出版人)路金波说,觉得你正在正处一种变化过程中,在渐渐变美好。你是否已觉察到自己的这些改变?

安妮宝贝:写作者写一本新书的时候,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态度都是有发掘和更新的,书写过程本身就是作者自我反省和总结的过程,这样他才有更广阔深邃的内心天地交付给自己与读者。不会变化的是一个写作者属于他自己的审美、情趣、感受力、敏感度……这些种种形成他与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书写风格,还有他的文字。也许总是被模仿,但却不能被替换。一个作者,应该年年都有改变,他的人生也应该如此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你以前描写自己,素食,布衣,素面,明眸皓齿,(简单来讲是这样),现在是否有些许变化?

安妮宝贝:有这样说过吗?我都忘记了。不管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,我觉得他在生活中都应该保持一种朴素自然的态度,做真实的自己。我对自己也是如此要求的。我喜欢穿布衣服倾向素食是一种习惯,现在也是这样。但我还是很喜欢吃海鲜的,不算严格的素食。

[她在读什么]

读了《诗经原始》、《清净道论》、《周易译注》等一些古时候的书,各种类型的略带玄妙的书。有些书比较偏僻,但它们很美好,值得花时间学习和阅读。我希望年轻人能够阅读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,这些财富是中国人才独有的,而且它们很难被分享,不能被遗忘和疏忽。